

左恪靖候奏稿三編

裕靖奏稿二編卷五目錄

奏會勘引淮入海河道分別辦理摺

新引票費未能加增緣由片

奏請將新增課釐全充復淮經費餘仍照章分解片

奏山東等處河工出力各員請獎摺

奏會勘引淮入海河道分別辦理摺
奏爲會勘引淮入海河道擬分別緩急次第辦理恭摺
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於光緒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接准軍機大臣
字寄十二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徐郁奏請陳導淮辦法以弭江皖水災繪圖呈覽
一摺據稱江皖兩省水患頻仍亟湏挑泗沂爲導淮先
路仿照從前抽溝之法循序疏治並由大通口引河入
海洩水較易等語著左宗棠楊昌濬照所奏各節悉心

會商妥籌辦理等因欽此查復淮一案臣宗棠於上年
曾經奏明指撥專欵並委署淮揚海道徐文達徐州道
程國熙勘明稟覆批令候臣等親履覆勘再行商辦正
在料理啓程欽遵前因臣宗棠即於正月初五日出省
十二日行抵清江咨會臣昌睿及徐文達程國熙並臣
宗棠所帶熟悉水利各員先將湖水出入之張福口河
天然引河碎石洞吳城七堡順清河等處周歷閱視再
由楊莊循舊黃河沿途查看至雲梯關並由大通口至
響水口查勘引河入海道路於二十日回至清江詳加

考究悉心發議以江北運河北受泗沂之水西受淮水其間可以導入海之處僅有一舊黃河本爲淮水東去之故道亦即今日宣洩泗沂之要區也導淮之議發於前大學士兩江督臣曾國藩同治六年七月間因紳士之稟

奏明試辦光緒六七等年前署督臣吳元炳前督臣劉坤一踵而行之而前漕臣張之萬抽挑舊黃河及張福碎石等河實爲導淮權輿治水必先下游黃河不通海則尾閭壅遏泗沂不入舊黃河則湖水中梗雖欲出清

日入運河而不能遑論歸海安徽學政臣徐灝所奏挑
泗沂爲導淮先路澗爲確論與近年所辦大畧相同查
舊河自同治六年抽換以後又經擇挑數次漸疏漸遠
河底甚寬斷不能挑至老灘又多飛沙陷沙兼有稀淤
水小之時易於阻塞同治十三年所挑楊莊河頭三百
餘丈至光緒六年已經淤高數尺惟光緒七年所挑河
身適逢連年大水中刷得力自楊莊至安東佃湖一帶
尚屬通暢可以行舟泗沂之水賴以分洩八九兩年非
常汙澆猶得從容啓堤以保裏下河秋成者未始不由

此於擬將楊莊以下至湯王四十餘里再行轉寬加深
並將安東以下澗洲積淤地方間段開闢又仙湖營以
下至雲梯關一帶河道較窄亦應加闢寬深俾溜勢激
蕩刷沙攻淤河身可期漸通其雲梯關下二百餘里河
形高仰且有遠年沙灘皆以全黃之力所不能通者今
欲以涸沂分流道之其勢良難查大通在雲梯關下十
餘里舊黃河北岸係嘉慶年間漫口東北流四十餘里
至譽水口接連澗河出灌河口入海河形已嫌淺窄就
此加挑寬深途捷而工省兩面各有寬灘容易隄防舊

河既通出海又便泗沂來源自當大爲分減淮未復而
運河亦可少安淮已復而歸海無虞阻滯此挑泗沂以
爲導淮先路工之宜先辦者也淮水挾兩省衆流匯爲
洪澤湖本係江皖巨浸自道光年間爲黃河所淤北高
南下形如倒金由禮字河逕高寶湖以入運河者垂三十年
已成自然之勢今欲導之復故不啻挽之逆流自
張福口引河起至大通響水口入海計程三百五十餘
里築築空碼非由下游暢其去路上游塞其漏卮其不能
捨下就高入黃歸海也明甚然事在人爲不惜費不

憚勞天下無不辦之事工可漸施而事不可求速水可
分洩而難以全移查湖邊引渠一如張福口河一如天
然引河皆北趨陳家集之大冲至碑石以達吳城七堡
又北而至順清河口以接楊莊舊黃河張福口河六十
餘丈宜加寬深天然引河僅存形迹更湏疏淪而吳城
七堡一帶且高張福口河底一丈六七尺地勢灣曲又
必大加挑挖以順其勢諸河既修湖水果能入黃然後
可堵禮寧河以截旁趨之出路堵順清河以杜運河之
奪河此引黃入海工程當以次接辦者也湖水不高不

能入黃太高不但圩堰石工可慮運口閘壩難支且於
盱眙五河近湖民田有碍擬將堰圩智信林等三壩修
復堅整以洩湖漲更擬建閘於陳家集下大沖地方俾
湖水操縱由人多大淮而少入運但其地沙泥鬆浮植
基不易尚須臨時察看情形酌量辦理此又復淮案內
預籌以善其後者也臣等詳覽形勢博訪周諮施治之
法大抵不外乎此天下無有利無害之水泗沂淮之注
於江北裏下河最愚苦之然當插秧之際則又惜水如
金每相爭競藉令涓滴悉歸於海害則去矣如灌溉何

臣愚以爲疏舊黃河分減泗沂已著微效自當加挑寬
深兼疏大通口以暢出海之途復淮各仍分年分段察
酌興辦去其太甚之害留其本然之利不愆復淮之美
名但求減張之實效江北於皖省爲下游下游利上游
自無不利矣前督臣曾國藩原奏內稱復濱之大利不
敢必其遽興淮揚之大患不可不思稍減老成謀國計
慮深遠前署督臣吳元炳前督臣劉坤一等奏辦導淮
亦皆以循序程功爲主與學臣徐邴所陳臣等所擬均
相符合臣宗棠現蒙

恩准開缺賞假但此等要工何敢膜覩現商定於清江
設立復淮局遴派大員駐局提調一面派估計工程次
第舉辦容俟署督臣曾國荃到江告以所勘情形以冀
事之必成仰副

朝廷軫念東南興修水利之至意所有會勘引淮入海
河道分別緩急辦理情形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指由臣昌溶主稿臣宗棠謹會銜

具陳台併聲明謹

奏光緒十作二月初二日

軍機大臣奉

旨知道了欽此

奏新引票費未能加增緣由片

再淮北新收票費先經御史李映奏請每票補足二百兩當經臣飭據廵使詳明商力未逮

奏請仍照原議每引收繖一兩嗣淮部覆淮南新加引票每引合銀二十兩淮北每引斤數雖較淮南減少然以北引四百斤南引六百斤合計亦應有南引三分之二前令每引繳銀四兩已較淮南減輕奏令再行核實安等並將奏銷章程奏明辦理等因當經轉行去後旋據署海州分司運判徐紹垣稟稱票費之高低視商利

之厚薄北鹽十引僅足抵南鹽一引之利權商利以定
票費則該販等繳費二兩核與淮南新舊每引二十兩
以十抵一適概脗合若再令補繳新股成本愈重似未
便朝更久改失信商販等情臣恐所票尚有未實批交
運司孫貽謀確核妥議茲據該司詳覆淮北票費委賣
未能加增銀請

奏覆前來臣查該運司等詳稟均屬實在情形其奏銷
能否不致逾期除挑糞趕運赶售俟屆期時再行功實
詳

奏外理合將新引票費未能加增緣由先行附片陳明
伏乞

聖鑒

勅部督核謹

奏光緒十年二月二十四日

軍機大臣奏

旨戶部知道欽此

請將新增課釐全充復淮經費餘仍照章分解尗
再准北鹽票共發後同運二十九萬餘引經臣奏加
新票十六萬引共運四十六萬引已復前督臣陶澍舊
時之盛已郊一綱金數銷竣庚辰綱迭飭趕運趕售又
擬將河南汝甯府屬廢岸收復據報亦可仍復舊額前
因優准緊要兩次

奏請將前項課釐撥作復淮工用發摺後迭准漕運督
臣楊昌濬安徽撫臣裕祿咨畧亟以清江安徽餉需專特
淮北課釐按濟未能停解查清江安徽均屬臣兼轄原

指內本係聲明遇有急需由臣另行籌撥而引准仍歸
雲梯關故道入海業經臣會同漕臣楊昌濬親臨履勘
擬分別緩急次第舉行另行會銜陳

奏在案一經開辦不能不豫籌經費源源接濟以應急
需而清江安徽餉餉項仍湏統籌兼顧方期彼此無誤因
與湘臣安徽撫臣咨商定議北鹹規復之十六萬引係
臣任內奏明新增本不在分成之列擬將十六萬引新
增課釐全數填充復准經費共二十九萬餘引額內課
釐仍照尚章十成分解如此則復准既有款可撥而於

清江安徵飼需無虛短絀正在咨行間接淮部覆令按
入欵多寡權其緩急和衷共濟等因核與臣等所擬辦
法照合所有淮北新增之十六萬引課釐擬全充復淮
經費餘仍照章分解緣由理合附后陳明伏乞

聖鑒

勑部查核謹

奏光緒十年二月二十四日——

軍機大臣奉

戶部知道欽此

朱家山等處河工出力各員請獎摺

奏爲朱家山等處水利工程一律告成擬將出力文武員弁擇尤從優給獎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蒞任後迭將興修江南水利各工分摺奏明在案查各工中最大者爲朱家山赤山湖兩處赤山湖先經工竣其朱家山亦據報於本年二月底一律完竣經臣派委司道各員前往驗視均稱結實如式茲據詳請具

奏前來查安徽之滁州來安全椒一州兩縣眾山環繞

山水三面下注兼受定遠合肥之水至三汊河匯流續
六合二百餘里河道而達於江當山水陡發之時河流
紓緩不能驟洩致滁州來安全椒江浦六合五屬圩田
悉遭水患雍正乾隆嘉慶年間迭經各前督臣議開朱
家山以興水利均因工大費鉅而止嗣前督臣沈葆楨
委升任廣東提督吳長發率勇開辦爲時兩年甫有端
倪又因該提督移防而輶緣朱家山中段石脊湏挖深
二十餘丈方能通水而石根內蟠堅凝如鐵連成一片
雖鑿之力而窮故議開朱家山者咸苦此處之最難措

手加以下游宣化橋洩水之處廬墓相雜一經施工節
節阻碍經臣飭派營中善於攻石之勇士先從石工入
手以棉花大藥鑿管通山層層轟揭併於下游新開一
河自馬家橋歷曠市塲以至浦江康山圩止而達於江
讓出宣化橋一帶廬墓赤山湖地輒向容承受茅五諸
水匯湖分流經溧水上元江寧三縣以達秦淮湖底即
高圩堤亦薄旱乾水溢均受其災民間苦之當開辦之
始添開湖河以鬯其流加築圩堤以固其基並修建橋
閘以收蓄洩之利赤山湖先於光緒九年三月間完工

經臣將該處承辦工程各營調集朱家山並先後添調各營合力趕辦其時適前福建藩司王德榜來寧復經臣檄委添募開哨勇丁專工石眷計朱家山自開工以來屆今兩易寒暑乃得以告竣不惟沿江圩田平時均受其利即山水陡至亦可免漂没人畜廬舍之慘而糧艘貨船可由內河而行不必再犯大江風濤尤屬農商兩便此外則通濟門內外橋閘爲秦淮附郭正流金川門內外河道爲港汊入江去路均爲詳考地勢擇要建闢建橋乃得收納諸水導引清流陸居舟居咸受其益

他如帶子洲沿江之圩堤江甯鎮頽江之閘壩均大半
冲塌殘缺並省城溝道亦皆年久失修均爲先後分別
動工以慰紳民喁喁之請統計各處工程以言里數則
朱家山自浦口起至張家堡接通滁河止綿亘二百二
十餘里共長三萬八百四十餘丈赤山湖道士壩蟹子
壩以至三汊河下游各處亦綿亘二十餘里共長三千
九百餘丈而各處零碎之工不計焉以言土方石方則
朱家山共挑土方三百三十一萬五千一百九十九條方
石工二十五萬六千二百餘方赤山湖土方十七萬五

千八百八十餘方通濟門等處橋閘河道各工共挑土
方十六萬八千方有奇帶子洲等處堤閘溝道各工共
挑土方十五萬七千九百餘方以言用款則朱家山共
用銀十七萬七千八百八十餘兩有奇赤山湖共用銀
二萬八千四百六十餘兩有奇通濟門金川門内外河
道橋閘各工共用銀八萬三千五百六十餘兩有奇各
處橋梁溝道圩堤閘壩各工共用銀七萬六千七百八
十餘兩有奇統共用銀三十六萬六千六百九十九餘兩
有奇而設局之費動工之費兵勇米折賞犒之費民夫

鄉夫哨勇石匠口糧之費木石各料價值之費以及此外散碎各費統算在內動款僅得此數非撙節動用核實開銷未易及此伏查臣當議辦朱家山河工之始或以經費浩大僨從措籌爲疑或以工程煩重苦難入手爲慮此外赤山湖等處工程論辦法皆湏連類而及以收一勞永逸之功若開辦則湏同時並舉實有應接不暇之勢幸鹽票項下積有多款各司道亦以此事關國計民生未容以難而諉用能本臣所議定者逐一興辦而各營員督率弁勇奔走風日之中輒瘃冰雪之內

眾手交奮各赴其私最難者尤在朱家山轟石之工樂
信一然石塊凶揭聲勢之險無異戰陣竟能將該處石
眷一律開通亦並非徵臣始願之所敢必其餘各員或

訂立章程或部署工務或辦理文案或綜核勾稽或任
採辦料件之勞或司催督勇夫之役咸屬始終勤奮有
裨鉅工實非尋常勞績可比所有動用各款經臣飭令
該司道等悉心細核均屬實用實銷毫無浮冒查去年
防守運河伏秋大汎及承辦范堤工程各員經臣專案
奏請繪獎均經奉

旨允准在案台無仰懇

天恩俯念朱家山等處工程較之防汛則情形之難鉅
相同較之范堤則時日已久暫迥異懇

恩准將出力文武員弁查明專案開單擇尤從優請獎
以示鼓勵其銀欵係由鹽票項下動撥容卽開單報銷
以歸簡便而昭核實所有朱家山等處水利工程一律
告成擬將出力文武員弁擇尤從優請獎各緣由理合
恭摺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十年三月十一日

軍機大臣奉

旨著准其擇尤保獎毋許冒濫條依議該部知道欽此

恪靖奏稿三編卷六目錄

奏請准予船政局各工實支實銷摺

奏調道員劉祺祥等赴閩差遣片

奏帶道員劉祺祥等赴閩差遣片

奏調四川補用知縣高維寅等隨營差遣片

奏調記名提督胡珍品等赴營差遣片

遵旨查明據實覆陳摺

查明覆陳片

設局採米平價接濟片

奏請改獎片

奏請知州飭仍回廣東候補片

奏爲病請開去差使回籍調理捐

奏請准予實支賞銷摺

奏爲船政員紳書役匠丁人等月領薪工請准實支實銷以歸畫一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淮軍機處 字寄奉

上諭張夢元奏船政局在工員紳向於例銷薪水外加增津貼等因欽此伏查閩省船政一局欽奉

簡放大員總理並派遣員充當提調以及遴委員紳分司執事均無議定俸廉等項所辦一切工程專事新奇初仿西法而創造繼循西法而變通非聰明才智者心

三
領神會不足以呈其能又非有廉幹勤慎者考事鹽工
不足以收其效儻求博訪遴擇綦難在省候補各員中
未能盡得其人不得不調各路之委員兼用在籍之紳
民效員紳等勉效馳驅昕宵無間差事既異尋常薪水
自湏優給且量飴授食不能拘官階即隨同員紳辦事
書役必勤必慎立法惟嚴應支辛伙不能不優予體恤
此外尚有事所必需之款如公幹委員盤費大小差船
工食以及醫藥犒賞油蠟紙張一切雜費按之例章雖
難造報而揆之事理實應開銷亦不能不予以支免致

貽悞但製船經費隨解貼水銀尚仍湏收入正款並非正款之外別有後餘以之混作雜款名實似覺不符況船政係創開之局任人資格既所不拘辛工一切例外從優亦非過體所庶稱事尤爲良法自當據實

奏稱與其強行成例而津貼仍應外銷何如照欵動支俾造報胥歸核實臣等公同商酌擬上自總理提調下及員紳書役匠丁人等所有月支薪水工伙並一應雜費請

旨勅由船政衙門逐一釐定

奏明准予實支實銷分晰造冊報部毋庸另擬貼水作
爲外銷津貼以期貢用而歸畫一是否有當飭據福建
藩司沈保靖會同稅釐善後兩局詳請

奏咨前來除咨部查照外臣等謹合詞恭摺覆

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十年八月初八日

軍機大臣奏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

奏請調員差遣片

再臣整隊赴閩所有糧台事務辦理需員查有浙江候補道黎福昌廉慎勤幹辦事實心堪以勝任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浙江候補道黎福昌交臣差遣委用以資得力出自

逾格鴻慈謹附乞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施行諱

奏光緒十年八月十八日

奏請帶員差遣片

再臣行抵江寧整隊赴閩辦理軍務所有營務支應文案在在需員查有奉

旨特派南洋隨同辦事四川補用道劉麒祥心地光明操履篤實於洋務營務均極熟悉實軍營中不可多得之員江蘇候補道陳鳴志久歷戎行才明識卓臣前在兩江任內委辦營務深資得力前廣東連州直隸州知州曾紀渠才長心實更泊直幹擅美一時令無仰怨天恩俯准將劉麒祥陳鳴志曾紀渠等三員交臣隨帶

越閭差遣以資臂助出自

聖裁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光緒十年九月十五日

奏請調取着這片

再籌分四川補用知縣尚維寅分發陝西補用知縣肩承健隨臣軍辦理文案事件均無遺誤經臣給咨赴部引

見光緒十年七月初十日蒙

欽派王大臣駘放奏請發往光緒十年七月十一日奉旨依議欽此該二員同日奉到部憑各卽道

旨赴省過臣奉

恩旨命督福建軍務營中差遣需員查該二員廉樸耐

勢堪以調蓄差委現隨臣馳赴江甯合無仰懇

天恩准將該員交臣差遣委用以資熟手再該員等係

領飭到省之日暫將部憲咨行各原省轉繳核銷俟軍務稍平即使咨送到省會併聲明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同上一日

奏請調員差遣片

再臣奉

命督辦福建軍務調度籌畫營中差遣以及各處設局
採辦轉運在在需員有丁憂記名提督前署陝西漢中
鎮總兵胡珍品道員用浙江候補知府陳乃瀚丁憂補
用知府前甘肅洮州廳同知喻先容江蘇補用直隸州
陳嘉穀前甘肅貴德廳同知楊大年前浙江杭州府通
判潘紀恩丁憂兩淮侯補運判徐紹基甘肅補用知縣
楊星炳甘肅洮岷協營都司陶新知已革江西候補通

判顧長齡江蘇候補縣丞李道隆降補府經歷縣丞柳
葆元多係從前隨征人員或已丁憂或請假在籍經臣
隨時札調赴營差遣以資熟手而收指臂之助詳附片

陳明伏乞

聖鑒

勅部查照謹

奏光緒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軍機大臣奉

旨該部知道欽此

遵 肯查明據實覆陳摺

奏爲遵

旨查明據實覆陳摺仰
祈

聖鑑事竊臣欽奉上年八月初四日

上諭有人奏閩省鹽司各員同誤軍事飭將所叅各節
確切查明據實具奏等因欽此又奉八月初五日

寄諭飭查湖勇擾民道員司徒緒盛世豐方勲著名貪
劣着一併查覆各等因欽此遵即密委妥員按照原叅

各款逐加訪查並核對案卷博采輿論數月以來是非虛實有不可得而掩者謹一一爲我

皇太后

皇上縷晰陳之如原奏藩司沈葆靖堅僻傲狠蔑視其上去冬送奉

嚴旨籌防次第舉行該藩司堅不撥餉軍政毫無區畫一節查沈葆靖秉性剛執遇事好爲爭論誠所不免不知者謂其倣上其知者實事求是前督臣何環以其精明強幹不避嫌怨委充營務處藉以稽核勇餉籌購軍

械緊急要事彼此參酌至于選將練兵運籌決勝固非
藩司所得而張弛之也

國家經費有常藩司爲錢糧總匯慎重出納是其專責
若募勇置械關係軍國大計督撫議行該藩司何敢抗
違况自前年秋開辦海防以來已用銀一百數十萬兩
之多即張佩綸到與何璟等託南北洋定購鎗炮子藥
計銀亦不下五六十萬兩由善後局先後應付均有
奏案可查不得謂其堅不發餉貽誤軍事也當省防事
急在城紳士舉辦團練與督撫司道在公所會議數次

請發經費該藩司以團練應歸地方捐辦向無請領公
款之事不旨先從咨餉之說或因此而起至於軍火本
以利戰張佩綸身居前敵需用火雷火箭船廠未備省
局購存無多當時量爲解送張佩綸雷厲風行誰敢斬
而不予若犒賞銀兩乃

朝廷特沛

殊恩獎勵戰士馬江各軍由省局領發長門各軍派員
解送彼時紛紛請領恐防冒領文移撥查以期實惠及
人自非推委屯胥可比也又原奏沈葆靖剛慘自用援

引私人凡募勇購械砌台城工尋事信任知府程起鶚
知縣朱辟陞朋謀營私程起鶚係該藩司私人一人兼
數優差招權納賄物議綦生一節查一省屬員雖多遇
有事體要必擇能而任大抵皆然知府程起鶚委辦善
後局務十有餘年認真經理破出情面朝夕在局不輕
與人應酬何環張兆棟均稱其賢非沈葆靖始用之也
程起鶚於光緒九年七月奉

旨准補臺灣府知府值中法多故局務殷煩藉資熟手
未令赴任此出自督撫臣之意不盡沈葆靖主之各省

幹員悉派數差事所常有程起鶚於九年正月委兼請
查交代各局因其明習例案精於勾稽並不另開支薪
水何謂偏信若謂募勇購械歸其經理遂議其專不知
善後局總司全省軍需出入程起鶚既充當提調即屬
應辦之事固無所擅權沈葆靖亦無所謂偏信也從來
任勞者必任怨經手錢糧更易招尤程起鶚行止謹飭
眾諭僉同實無納賄証據該員如果營私應早謀赴任
願懲此月數十金之薪水久而不去乎此又事理之易
明者也候補知縣朱幹隆明練有爲勇於任事前任彰

化有好官之稱何瑞勤方銷保

奏有案上年承辦金牌砲台砌江岸闢石山立基仿照
洋式用三合土築成費銀二萬一千餘兩工甫竣七月
初八九日法船叢彈轟擊守台官兵勇先憤致砲台損傷
臣昌濬去秋曾親往察看頗得地勢外面三合土牆雖
有損坍容易修補內面規模間架無恙現已安砲三尊
當時守禦無人任敵縱擊無堅不破此非修占之過也
長門水深溜急原非石船可塞值時勢險危當事者出
以權宜之計該員率委陸續購到大小民船四十餘隻

編列字號裝石以待並撥勇看守嗣經張佩綸謂船不合用密撤查辦法攻金牌船勇走散船擋淺沙經臬司裴蔭森候補道劉倬雲取以填塞浦梅花港是朱幹隆所置船隻非不可用已有明徵也又原奏沈葆靖於收發各款私行挪寄浙江阜康生息阜康倒閉欵項無著故舉辦籌防堅不發餉等語查前年浙商胡光墉阜康號及分開之裕成銀號倒閉其時閩省司道府庫及稅釐善後局匪兌京協各餉或購辦軍火或地方善舉由該商經手共計存銀二十三萬一千兩經該藩司則

咨浙封產勒追一面委同知秋幕未赴浙守催已先後
提回銀十七萬一千餘兩尚有二萬餘兩亦已匯解在
滬其餘所欠四萬餘兩並可指產變繳該號商虧欠各
省官項甚多閩省咨追較速所以能次第收回不致無
着發商生息當係譽舉之款若謂藉以漁利乃市儈之
所爲沈葆靖以現任一品大員或不至此至兵米攏辟
查係營勇挑剔之詞其實並無又如該藩司與鹽道各
官爭買金葉及鹽庫失銀各節聞上年省城危急官紳
多有換金葉者該藩司等有無其事無從追求鹽庫失

銀因銀舖解到尚未收庫被失後旋經貼補足款項並無出入似可毋庸查究惟聞警之際該藩司移眷出署至令異口同聲曾詢諸督撫臣亦稱難保其必無在該司自言係其弟挈眷回家然彼時人心惶惶形跡疑似之間未能阻止亦有不合相應請

旨將該藩司沈葆靖交部議處以示薄懲臺灣府知府程起鶚候補知縣朱幹隆查無別項劣迹應請免其置議除將粵勇漢事及候補道陳維漢等另行附奏外合將查明藩司沈葆靖及程起鶚朱幹隆各員實在情形

恭報由驛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諭鑒訓示謹

奏 光緒十一年三月初十日

查明覆陳片

再奉查粵勇擾民朱明亮營剪缺額道員司徒緒盛世
豐陳維漢方勲等貪劣等情飭據委員覆稱粵勇共十
一營聲名之劣以陳維漢方勲所部各營爲最方恭五
營次之方勲事危急惟粵軍首先赴援故何璟張佩倫
均倚以爲重方勲一軍調防馬尾船廠分防田螺灣南北
兩岸炮勇聞警先逃以致各處砲台轟擊無存平日
紀律不嚴臨陣又不用命閩人至令恨之陳維漢以未
經引

見人員到省到差才具庸暗毫無表見所帶親兵一營駐防省城恃強擾民間閑苦之上年七月間曾聚眾與民鬥毆民爲罷市衆怨沸騰其昧於事體概可想見現方恭五營已應調回粵陳維漢一營早經遣撤方勲五營亦裁去尚營僅挑留三營駐防潭頭梅花港一帶與楚軍相處稍就範圍道員朱明亮前從臣宗棠轉戰江浙各處打仗奮勇頗著勞績何璟以其從軍最久派充外營務處添募桂勇五營防守近省要隘營勇虛額在所不免缺額過半尙不至如原奏之甚在市買物與民

爭論事或有之而肆爲橫暴亦係傳聞之過上年馬江
失事羣爲不逞之徒欲藉端劫搶南臺洋行經該道日
夜巡防得以相安無事此其功不可沒者臣昌潛到任
連據紳民稟訴當委員查明營務廢弛布置失宜將該
道統領撤去所部桂勇逐加裁減併爲四營交伊子候
補知府朱上泮統帶朱上泮年少志銳饒有胆略經何
環奏帶桂勇前營茲飭令接統該軍防守南岸砲嶼一
帶地北異可得力朱明亮年力就衰辦事粗率姑念從
征著續此次護商尙爲出力應請

恩施以原品休致補用道盛世豐辦理通商局務有年
旋委辦華洋漁雷報各局操守平常輿論不協廈門洋
藥稅釐總藩司委員訪查有餽送該道規禮情事陳維
漢盛世豐應請

行一併革職以飭官箴候補道方勲前駐馬尾雖無甚
職績船廠究克保全已於另案

奏奉

諭旨撤銷勇號應否再行

飭部議處出自

聖裁又候補道司徒緒原

奏劾其貪污查該道端謹長厚詭隨苟得回所不爲此
官場公論如是應請免其置議又恭將楊廷輝上年五
月新募鎮海兩營駐防馬尾聞警即潰誠有如原奏所
云該營雖經遣撤仍應請

旨將恭將楊廷輝交部議處以肅軍律謹附片覆陳
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光緒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設局採米平價接濟片

再閩省山多田少本地所產之米民不敷食向藉上游
台灣江浙等處運濟湖自通商以來延建一帶產茶日
旺外來做茶人愈聚愈衆時至春夏轉移入省運米上
游之無米遠省出來已久現值兵勇雲集食指更繁若
不設法招徠夏間青黃不接民食單糧大爲可慮江西
之米先經奏明採辦嗣因山路崎嶇轉運非易閩地潮
濕消耗尤多體察情形祇可暫備不虞未便常資接濟
刻下海運漸通商販絡繹而至亟應源源購辦期無缺

之之成臣等公同議擬在於南台設立官米局派委海
防同知羅大佑候補通判方祖薩候補同知色容浙江
同知郭式昌會同辦理嗣後米船入口由局平定市價
是爲收買城鄉各舖願赴官局領買者准予發兌推陳
易新隨時酌留儲備以供軍食在公家籌墊價值不過
一次而輒驅周轉市僧已無可居奇商船隨卸且得現
銀自更樂於販運軍民均有裨益現已開局舉辦據幅
建善後局司道詳請

奏各前來除咨部查照外臣等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註

奏光緒十一年五月十二日

軍機大臣奉

旨戶部知道欽此

奏請改獎片

再臣前在陝甘總督任內各省關籌解糧餉出力人員
請將浙江候補知府郭慶藩候補缺後以道員用光緒
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旋於是年八月初九日經吏部議覆
奏

准欽遵分別行知在案茲據該員郭慶藩稟稱前因籌
辦晉豫賑捐出力蒙山西巡撫浙江巡撫會銜奏保候
補缺後以道員用已於光緒五年十二月初九日經吏

部議覆奏

准保舉重複請爲改獎臣查軍興以來各省保案
重複例得以後案指項改獎浙江候補知府郭慶藩於
晉豫賑捐局案內得保俟補缺後以道員用經吏部議
准在所先其籌解甘肅協餉一案該員著有微勞保案
重複理合籲懇

天恩俯准將郭慶藩計船協餉案得保補缺後以道員
用改爲隨帶加三級出自

逾格鴻施詳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光緒十一年五月十日

軍機大臣奉

旨吏部知道欽此

奏請知州飭仍回廣東候補片

再知府衙前廣東連州直隸州知州曾紀渠上年經臣
奏調赴營差遣札委總理營務事宜嗣因該員曾任連
州本係實缺廻避人員投閒可借

奏請改留福建補用奉

旨着照所請吏部知道欽此該員到營以來經理營務
勞瘁不辭深資勞績現在中法和議已定福建軍務肅
清營中事宜已簡據稟請

奏咨仍回廣東候補等情臣查會紀渠年富力優沈毅

諭達寶爲牧令中不可多得之員留閩固於吏治有裨
然該員於廣東地方情形尤爲熟悉故前任連州時著
有政聲爲大吏所嘉許茲在營並無經手未完事件自
應准其離營仍回廣東候補俾得盡其所長以收實效
除給咨外謹附片陳明伏乞

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光緒十一年六月十五日

軍機大臣奉

旨著照所請吏部知道欽此

奏爲病請開去差使回籍調理謂

奏爲添謝

天恩並懇

俯鑒不情

准予交趾差使展假回籍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前因衰病日劇陳請開缺回籍調理昨於

六月十五日遯回原摺後開軍機大臣奉

旨覽奏殊深屢系着賞假一個月安心調理毋庸開缺
欽此跪讀之下感激涕零伏念微臣衰朽殘年謬膺重

寄成功未奏方切疚心迺以多病之軀上煩

宸廑仰荷

聖恩優渥

賞予假期敢不恪遵

諭旨就地醫治倘能勉強支持何敢再三瀆請奈六月初九日夜陡患痰沴氣喘諸症手足癰癧神志昏迷赴緊進藥逾時始甦嗣後返覆靡常病勢較前加劇醫者云實因心血過虧風邪入裏兼以水土不服所致萬難就日就痊微臣自顧貌躬有負重任耄老既覺其無爲